

# 北 妹

盛可以  
／著



# 北妹

盛可以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北妹 / 盛可以著. — 杭州 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 
2016.2  
ISBN 978-7-5339-4385-1

I. ①北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7775 号

责任编辑 闻 艺  
特约监制 赵 菁 徐蕙蕙  
特约编辑 董铮铮  
封面设计 陶 雷

**北妹**

盛可以 著

出版发行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  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 
网 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  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 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  
字 数 200 千字  
印 张 8.25  
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4385-1  
定 价 35.00 元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## 目录

- 第一章 东窗事发 /1
- 第二章 身体交易 /17
- 第三章 “三陪”历险 /40
- 第四章 再做“冯妇” /54
- 第五章 好人难当 /73
- 第六章 局面混乱 /95
- 第七章 回乡遭遇 /145
- 第八章 奸杀事件 /156
- 第九章 似是爱情 /170
- 第十章 纯洁本质 /193
- 第十一章 风雨飘摇 /199
- 第十二章 乱中大错 /216
- 第十三章 措手不及 /230
- 第十四章 要活下去 /243

## 第一章 东窗事发

### 1

她，就是钱小红，湖南的。

一米五五的样子，短发、带卷，蛋脸偏圆，基本上是良家民女的模样，嫁个男人安分守己生儿育女的坯子。遗憾的是，钱小红的胸部太大，即便不是钱小红的本意，也被毫无余地地划出良民圈子，与寡妇的门前一样多了事。

钱小红的胸，诚实点说，漂亮！隔着衣服，也能感觉它的质地，手感应是顶级棒的，悄悄看着，挺养眼。问题是人活在群体中，得与群众的眼光保持一致，你特立独行，那就是你有想法。如此一来，钱小红的胸就刺眼了。

钱小红的母亲得肝硬化，死得早。有好事者考证，钱小红的母亲胸脯平平，钱小红的胸并非来自遗传。钱小红是在奶奶的怀里长大的。

奶奶守了五十年寡，死时八十岁，奶奶是唯一知道钱小红身体秘密的人，但是奶奶到死也一声不吭。

奶奶一声不吭地把谜底带进了棺材。

奶奶死的第二年，钱小红满十六岁。事实上，钱小红从五年级开始，身后就有了指指点点和唾沫星子，像苍蝇一样尾随。村里

本分的女孩子，弓着背，穿着宽松的衣服，谦卑地护着胸部，先从胸部上脱离浪荡的印象，唯独钱小红挺着两座山峰，乌云压城一样，毫无顾忌地逼过来。长双丰乳本是天意，敢挺起来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勇气。

钱小红十三岁时就熟透了，没有心思学习，初中一毕业，便离开了学校，甩着袖子在乡里混着。

钱小红说话很嗲。父亲十天半月回来一次，钱小红就坐在父亲的腿上撒娇，脸蛋往父亲脸上凑。父女俩这个亲热劲儿让人别扭。钱小红的父亲是包工头，活儿有起色后，便盖起了两层楼房，全是套间，屋里屋外收拾得比城里的房子还洋气。钱小红的闺房选在楼上，外墙也有楼梯通道。有些小伙子看准了钱小红家里的钱，想做钱小红的男人。有人说钱小红从小学起开始搞对象，开始是跟高年级的男生搞，后来跟社会青年搞；她带男人回家干，床上总有湿濡的印迹；夏天的夜晚，乘凉时跟男人干；光天化日下，在电站排水的水泥管道里跟男人干。反正是搞得名声很浪。

有人说钱小红的乳房摸不得，像个电闸开关，摸的和被摸的立马触电。

钱小红只有一个姐姐，比钱小红大八岁。钱小红十岁的时候，曾和姐姐、奶奶挤在一个房间，与姐姐同床。姐姐有了未婚夫后，以为钱小红不懂事，晚上三个人悄悄挤睡一块。

钱小红跟姐夫关系不错。姐夫跟钱小红关系不错。

乡里的传闻，有的并不可信，但钱小红与姐夫的关系，随便哪个，砍掉脑壳都会跟你赌一把。事发那年，也就是钱小红奶奶死后第二年。那年春天的田野很野，没有遮拦，金黄的油菜花，一路铺展到天边，风推揉着，油菜花一浪一浪，像钱小红的胸，荡着春情。钱小红和姐姐、姐夫在一里外的菜园子里种菜，钱小红说口渴，扭着屁股回家了。屁股是个暗号，在姐夫眼前划来划去，

姐夫的心便乱成一团。诗人歌唱，春天是最好的结婚天，蜜蜂在飞舞，暖暖的太阳摸在身上，姐夫有了睡觉、搂着女人睡觉的欲望。老婆晚上只会挺尸，像那一亩三分自留地，默默地任他耕作，换个姿势都难。想着想着，姐夫没心思干活了。姐夫左瞄右瞄，上瞅下瞅，皱起眉头，酝酿了一会儿，成功地逼出一个响屁，然后对老婆说肚子疼，要拉屎，样子很憋很急。老婆傻呵呵地一笑，说，懒人屎尿多，快点去屙。姐夫一溜小跑。

一根苗儿一个坑，姐姐绣花一样把辣椒苗全部栽完，用充满母性的眼光打量土地，满足地微笑，脸像一朵黑花。该浇水了，两人还没返回。风滑过寂寞的姐姐，她的灰土布衣上沾满了黄泥，脚陷在土里，姐姐就显得很矮。过了一会儿，姐姐走上田埂，右手在额头搭个凉棚，眯缝着眼，远远看到父母家的楼房，墙上镶嵌的玻璃碎片金光闪烁，使房子在阳光下金碧辉煌。姐姐看不到钱小红和男人的影子。都在搞么子喽？姐姐不安起来。她拍拍尘土洗洗手，离开了菜地，悄悄潜了回来。姐姐先是到厕所找男人，没看见，莫不是厨房喝水？厨房也没人。姐姐的心撞击得有些剧烈，她激动了，隐约预感发生了什么。上楼到钱小红的闺房的时候，她手打着胸口，扶着墙，大口地喘气，花花的太阳把她照得头晕目眩。

房门虚掩，有寸余宽的缝隙。

峰哥，穿衣服走吧，阿姊会怀疑的。

她死心眼，她不懂！

阿姊晓得了怎么办？

她不会晓得的。

这回我可能会有小崽子。

给老子生下来，老子养！

姐姐双腿哆嗦，“嘭”地用力踹开了门，站在门口。

姐姐的影子被阳光拉得很长，很长。

床上的两张脸在阴影里分开。

一只蜜蜂嗡嗡地飞进房间。

尘埃在阳光下翻滚。

瞬间死一样的安静。

钱小红并不害羞，她慢吞吞地往身上套衣服。原来怕伤害阿姊，这回好，面对面，心里石头落了地，倒轻松了。钱小红不说话，套完衣服，索性侧身朝里，背对着门，等着姐姐的数落。

姐夫站了起来，赤条条地，躯体得意地抖动，好像干了这辈子最爽心的事。姐姐啜嚅半天，黑脸像条苦瓜，怔怔地看着姐夫的裸体，忽然“哇”的一声，捂着脸跑了。跑到楼下，姐姐站住了，她觉得不对，该羞愧的应是这对狗男女，该逃跑的也应是这对狗男女，我没做贼，我跑什么？想到此处，姐姐勇气来了，哗啦一下撕开嗓门号啕大哭，手指钱小红的房间，拖着长调，扯着嗓子用难听的哭腔开骂。

猪日的家伙！臭不要脸的骚货！贱逼！烂逼！哇——好不要脸啊！姐姐控诉，声音里期待着乡邻的支持。果然，听到这样的呼天抢地的哭骂声，左邻右舍，蚂蚁出洞一样，纷纷赶来，聚集在楼底下。

## 2

避避风头吧，你阿姊这边，我有办法。姐夫着手料理后事，听得出姐夫把姐姐控制住了。

那你呢？你不避一避吗？钱小红闷闷地问。

你要嫁人的，我是男人家，无所谓，这点事算什么！姐夫很义气的样子。



钱小红抿了抿嘴，咽下了想说的话。

第二天，钱小红就走了，去县城的招待所里当服务员。

招待所在县城边上，外表有些破落，水泥地面水泥墙，没有装修，三十来间客房，分布在三层楼上。钱小红也不记村里那点屁事，心里想，跟姐夫算不得乱伦，公公跟媳妇干，嫂嫂跟叔子干，这些事还少么？都怪自己背运。开始钱小红还担心会怀上姐夫的崽，“大姨妈”却准时来了。“大姨妈”一来，就等于一切重新开始。

服务员当中，钱小红的胸仍是最突出的。她的屁股也翘起来了，走路时近乎疯狂地扭动，像条快乐的小母狗。钱小红的屁股一扭动就发出某种信息，男人看到就想干她。常有房客打个电话来服务台，和钱小红聊天。钱小红殷勤地陪人聊，不时咯咯咯地笑，像有人挠她的胳肢窝。

有一回，钱小红跟一个北方男人聊得上瘾，那人说，你过来，我给点北方特产你吃。晚上十二点，交完班，钱小红去了。男人拉开门，钱小红从男人身边经过，男人掐了她一下，说，这小腰！钱小红一扭，两座山峰撞到墙上，弹回来时，男人已经关好了门。房间里很挤，有股子霉味，一盏壁灯暗黄，被子发黑，床很窄，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，一只烟蒂冒着白烟。北方男人一表人才，他试探性地动了手脚，得到钱小红身体的默许，胆子便大了起来。北方男人好像没见过钱小红这么凶猛的长势，拼命挤压钱小红的胸，像是鉴别真伪。他手忙脚乱，两只手只能对付钱小红半边胸，它像气球一样膨胀，北方男人感觉一股气流在掌心奔跑。他就这样轻一下重一下地玩来玩去，把钱小红捏得蚊子一样哼哼叫。钱小红忽然想起什么，推开北方男人，媚了他一眼，说，你的北方特产呢？男人凑近脸说，嘿嘿，我就是。钱小红咯咯咯乱笑，说你真会开玩笑。男人就大胆地摸到下面，钱小红制止了。装纯洁？男人嬉笑。来月经呢，搞不得！男人不信，说我给你钱！钱小红说你看吧！她掀起

裙子，脱下短裤，男人就看到模糊的血。男人说没关系，我不嫌脏，证明我真的喜欢你。钱小红想，村里人说这是倒霉的东西倒霉的事，要尽量躲开不看的，谁还会去碰它？城里人就是不一样。她又娇媚地瞄了北方男人一眼，觉得男人挺入眼的，就说，我看你像当老师的？男人说，中学老师。钱小红就咬了一下嘴唇，说你没老婆么？有啊，正因为有老婆喽。钱小红不明白这里面的因果关系。有婚姻才有外遇，有老婆才有外欲，你不懂。男人说。懂这个干吗，有个屁用，我去洗一洗。钱小红在洗手间哗啦哗啦忙乎完，仍有些犹疑，但还是被身体说服，坚决地干了。男人呼哧呼哧把她翻咸鱼一样倒腾，完了男人提起裤子问多少钱？钱小红一愣，问道，什么钱？男人愣得更厉害，说，你没卖过啊？钱小红说，卖么子？男人回答，卖淫呀！

### 3

车来车往，卷起尘土乱舞，长厢公交车嘎吱嘎吱爬过。钱小红套件浅蓝色背心超短裙，大部分肌肤裸露在外，表情像围着肚兜的婴儿一样无邪。她在站牌下嗑着瓜子，无聊地张望。钱小红想了一些事情，比如第一次跟人搞；比如戏班子里的小生，一去无音讯；比如姐夫，搞出个烂摊子。这些事被车轮碾碎着，在空气里飞舞，都去他妈的了。

钱小红胸前那一道很深的槽，像是从眉心沿着鼻尖划下来，一直划到钱小红两腿分叉的地方，想象停留在这个关键部位，就像百川入海，到达最终目标。候车的男女眼神贼溜溜地扫过钱小红的胸，这样浮想联翩。女人眼里有很不情愿的妒忌，孤傲地昂着头；男人的身体暖暖地苏醒，在心里大胆地意淫。他们幻想成

为花，自在地插入钱小红这个妖艳的花瓶里，然后散漫地东倒西歪，用身体去蹂躏钱小红，就像狗在草地上打滚，或者粗暴地将它击碎，获取那碎裂的动听。

公交车来了，像醉后的老翁。车停靠后，窗里所有的目光唰地集中起来，准确地说，是落在钱小红胸前的槽里。在这个小城市里，穿得这么露肉，需要不少勇气。站牌下的男人狠命却又不舍地一瞥，无可奈何，鱼贯而上。钱小红哼着“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”，脚击地面，悠闲地敲打节奏，不急不缓地尾随。

风卷起灰尘扑过来，钱小红就眯了眼，再睁开眼时，只见车屁股甩下一股青烟。钱小红跺了一脚，心里骂了句“猪日的”，胸脯颤抖。

钱小红，钱小红！女人的声音，有一高个影子压了过来。蓬松的卷发满头，是个时髦的鸡窝，耳朵上两个巨大的银环晃荡，猩红的小嘴咧开嬉笑。

杨春花！钱小红也喊了一声。杨春花曾与钱小红同桌，她这身装扮浓烈得像个真正的婊子，但并不性感。

你在哪里做事喽？杨春花拿小眼睛瞄钱小红的胸。

县招待所呀。

好多钱一个月？

150块。

太少了，到我朋友的公司去干吧！春花嘴里噙里啪啦地说，拉起钱小红的手就走，拎个小鸡似的。

约一站路的距离便到了。地段不错，吃喝玩乐周边全部具备，说不上繁华，却相当热闹。这种城市总这样的，街面不平不宽，墙壁上涂着政策宣传口号，树叶蒙着灰尘，槟榔嚼得满地都是，生活的痕迹很浓，像一锅浑水每天沸腾。这个城里的人生活着，就好比嚼槟榔，嚼时有滋有味的，吐在地上，嘴里便有些干燥与麻木。

杨春花的手握得紧紧的，像怕钱小红飞走。

卷闸门很宽，穿过一排柜台到了办公室，黑沙发上，几个男人在烟雾中聊天。有女孩在写字台上噼里啪啦地按计算器。杨春花说，谭老板，我老同学呢！看看么子样啰！杨春花像用的假声，把钱小红吓了一跳。被叫作谭老板的男人站了起来，四十左右，秃头，不高，偏胖。他眼神迅速地扫过钱小红坚挺的胸，笑着挥了一下夹着香烟的手，说，叫什么名字？钱小红，金钱的钱，大小的小，红色的红！杨春花抢答，然后紧挨着另一个稍年轻的男人坐下，那个男人的手便缠上了春花的腰。钱小红朝谭老板明媚地一笑。

好！明朝上班。谭老板很爽快。

当晚谭老板请客，在“迎春酒楼”的包间里。红旗化工厂刘厂长、桃园百货商场张经理、进出口公司李主任……钱小红代表谭老板跟他们碰杯。刘厂长满面红光，胖得像过年的猪，眼神在钱小红的胸上滚球似的。钱小红不喜欢。钱小红不懂巧言拒杯，就老老实实地喝，一滴不洒。钱小红是没喝过酒的，有点晕晕乎乎，就像夏天的中午，在教室里听课，知了麻木地歌唱，她就有点昏昏欲睡。这些男人血红着眼睛，个个说谭老板请了高手啊！钱小红就知道任重道远，去了趟洗手间，屙了一点，吐了一点，重新清醒了。一杯一杯，五粮液完了二锅头，二锅头完了是红酒，红酒完了灌生啤，把肚子当成厕所，胡乱往里面下东西，制造肥料。钱小红在关键时候站起来，还替谭老板挡了几招，把个杨春花看得眼睛发直。

第二天谭老板那谢了顶的脑袋闪闪发光，说久攻不下的两座大山终于溃败了，财源广进呢！红旗是大厂，跟他们搞成一笔生意，本年度就可以撩开胡子吃稀饭。你过来，我带你识点货。谭老板打开了他的货仓。钱小红看到一堆破铜烂铁。谭老板说是阀门，这轻轻巧巧的铜质玩意，值几百块呢。那玩意管什么用？用处大着呢！好像被谭老板领进了财经阵地，钱小红既受宠若惊，又诚

惶诚恐，她没搞清楚，自己才来，为公司做了么子贡献喽，值得谭老板这么器重。

喝酒看人知品性呐！你这个人直，值得信任，我看人没错过。谭老板好像知道钱小红想什么。过一会儿又说，明天开始你睡仓库，隔壁有间卧室，床、被、电视机都有。

我听老板吩咐呢！钱小红第一回拍马屁。谭老板就乐了，说你学得蛮快。

没几天钱小红就知道了，杨春花在做小老婆哩。男的是谭老板的同行，也是搞破铜烂铁生意的，叫马训马老板。钱小红发现这里兴叫老板。一个摆槟榔摊子的小生意人，喊他一声老板，会乐得罕有地大方，槟榔给你特惠价。谭老板说他跟马老板是铁杆哥们，杨春花原来是在谭老板这里干活的，交际能力不错，马老板要挖过去，谭老板就放行了。这不，来了更好的嘛！谭老板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。

第一个月工资开了四百。杨春花叫钱小红过去搓几圈麻将，放松一下，交流一下感情。麻将打得不大，二四角，钱小红手气好，一下子赢了二三十块钱。马老板跟杨春花打对桌，马老板输牌不输德，笑眯眯的，就聊钱小红的工作。钱小红实话实说，要谢谢春花呢，这个月开了四百块钱工资。马老板就点头，不错不错，好好干。杨春花朝马老板递眼色，马老板朝杨春花递眼色，钱小红就知道他俩有事。以为他们因为中间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不好说，也就假装没看见。过一阵钱小红的脚被人踩了一下，钱小红立即判断是马老板误当春花的脚踩了。

春花有么子事只管讲喽？钱小红到底藏不住。春花就诡秘地笑，有件事很赚钱，不知你想不想一起干。钱小红说怎么个干法？你有谭老板仓库的钥匙吧？有啊。你晓得那里面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吧？晓得。谭老板仓库存货多，他是不怎么盘点的，我很清楚，

你每个月从里面拿几个值钱点的出来，我们帮你脱手，三七开四六开随你。搞几个月就走人，怎么样？钱小红怔住了，心想，马老板不是谭老板的铁杆么？钱小红有点郁闷，说我回去考虑一下。

其实也没怎么考虑，钱小红已动了这个心，甚至怀里揣着价值五百元的东西走到了半路，胸把那块破铜捂得温热。那是夜里，街上没什么人行走，两旁的杨柳树条儿很抒情地摇摆，她像个贼一样，心咚咚乱跳。钱小红你不是个东西呢！你贪这几块钱么？钱小红这么骂了自己，骂着骂着，觉得自己崇高起来，在大街上漂浮。钱小红半路掉头，耷了回来，悄悄地把东西放回了原处。这些细节钱小红没对春花他们讲。谭老板对她信任，春花对她有恩，她夹在中间，两头为难。不做，春花肯定会怀疑她出卖他们，而且也时刻担心钱小红会向谭老板告密，然后怕谭老板会暗中算计他们。做吧，对不起谭老板，搞不好会被抓起来。看来春花当她是老鼠，放进谭老板的粮仓了。我钱小红偷情偷人偷笑，哪一单是为了钱啊！钱小红为自己感动，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，我钱小红的品德还是蛮高尚的。

钱小红守着仓库，睡在床上望着白花花的墙壁想了一夜，做出一个很悲壮的决定：辞工。站旁边好像有个饭店招聘，不如到饭店端盘子去。第二天钱小红就对谭老板说了，谭老板短秃秃的手指永远夹着一支燃着的香烟，他说，钱小红你对我有意见只管提，莫耍小性子。钱小红连连摆手，说，不是的不是的，我受谭老板好多关照，工作却做得不好，哪里对谭老板有什么意见。钱小红表情发窘，呼吸急促，胸前一粒扣子鏊儿掉地上，滚到桌子底下去了，想必是钱小红衣裳太紧，而那对奶子又不甘束缚的缘故。钱小红没看见。钱小红执意要走，谭老板不好再作挽留，又另外给她三百块钱。钱小红不要，说你为什么给我钱？谭老板说给你发奖金啊。我不要，这三百块钱奖金不是我应得的。钱小红你较什么劲呢？拿

了这三百块钱你就无耻了，不要这三百块钱你就高尚了么？我还是没资格要。谭老板你说有没有当面拜把子，背后捅刀子的？当然有，林子大，什么鸟都有，也不奇怪。谭老板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阅历。谭老板当得我的长辈，肯定比我清楚。钱小红带点暗示。我都晓得。谭老板呵呵一笑。你晓得？你晓得么子事了？钱小红的狐眼就睁大了。你跟马老板打麻将了啊哈哈。是打麻将了。你们谈什么，我都晓得。钱小红心里一惊。还是告诉你吧钱小红，那是我的主意，我现在正式向你道歉，我对你没有丝毫戒备了。原来如此。钱小红心头涌起一阵不快，也就不冷不热地说，谭老板，可我对你不信任了，你好好发财吧。

#### 4

请问这里招人吧？在谭老板面前蹶完蹄子，钱小红马不停蹄地赶到“福满楼”餐馆。老板娘是女的，也就三十多岁，脸上像糊了一层石灰，用炭笔涂黑了眉毛和眼圈，嘴上抹了猪血，公交车上的握环吊她耳朵上了。钱小红觉得只要她笑，准会是裂缝的墙，噼里啪啦地掉石灰。

老板娘上上下下地把钱小红看了几个回合，似笑非笑，盯着钱小红的胸，问，有经验么？什么经验？钱小红不明白。当然是工作经验，难道问你睡觉的经验么？老板娘提高音调。钱小红知道睡觉就叫做爱，心想那破经验还值得谈么。这老板娘根本没打算要钱小红，明摆着是戏弄她。这时从里面出来一个男的，胡子拉碴，说，应聘啊？钱小红便朝男的插了一句，是啊，工作经验有，睡觉的经验也有！男的愣了，说，小妹子挺有性格，多大了？老板娘朝男人翻白眼，还问什么？我看她就不是干活的料。我十六岁，

看我什么干不过你。钱小红对老板娘说。她知道老板娘怕留下她这个隐患，女人那点想法，钱小红还是知道一二的，好歹也有不短的情龄。

十六啊，不算童工了。做过饭店么？男人很有兴趣。

去去去，少啰唆了。老板娘拉下了脸，把男人赶鸡一样。

钱小红就很纳闷，吸引男人的地方，女人总是排斥。男人的欣赏跟女人的欣赏似乎总是敌对的。男人端着双肩，晃荡着撑不起屁股的裤子离开。大门口的透明玻璃门把钱小红撞得眼前发黑。

日头当中，钱小红踩着自己影子的头，差点掉进下水道的坑里。烂西瓜露出红色的瓤，黑色的苍蝇像瓜的籽儿，密密麻麻地叮着，钱小红走过，嗡地飞起来，划一个圈，重新落下。树叶晒得打蔫了，肚子里叽里咕噜的，他妈的真口渴。钱小红摸出一个硬币，买了一根香蕉形冰棍，一边往嘴里进进出出，一边留意着墙上、电线杆上糊着的东西。军医看性病、前列腺患者的福音、梅毒淋菌的帮手……就是没有需要钱小红的。

哎——！谁喊谁？太阳晒得人产生幻觉。

哎！叫声到身边了。是晃荡着大裤子的男人跟上来，还是端着双肩，而且有点驼背。到我朋友的店里做不？那口气好像在说今天晚上睡觉不？钱小红狠狠地吸吮变得很短的冰棍，从嘴里抽出来，说，你带路。钱小红从小就这么吸冰棍。男人看得眼睛发直，喉结上下窜动。你渴吧？渴我买支冰棍给你吃。钱小红问他。不用不用，到店里喝冷茶去。一会儿你就说你是我表妹。钱小红媚了他一眼，咬着吃剩的竹篾棍子嘻嘻笑。

你看，到了！本城发廊。男人伸出食指。

钱小红诧异了一下，她以为是去饭店。门面挺大，透明玻璃墙，屋里人影晃动。门口贴着一张红色广告：招聘洗头妹，年龄16—20岁，有无经验都行。



我看看你的手。

钱小红叉开十指。

很肉感，把指甲剪掉，实习一天。老板看完钱小红的手后，果断地说。老板是男的，二十多岁，精瘦，头发很长，前面看不男不女，后面看亦男亦女。钱小红私底下说老板像画画的。

洗头的加上钱小红一共有四个，还有一个男师傅，是老板雇的。钱小红荣幸地开始了第三种职业生活。不到一小时，钱小红就跟工友们混熟了，半个月后，来洗头的男顾客故意磨磨蹭蹭地，单等钱小红的空闲。

钱小红是天生的洗头妹。顾客往椅子上一坐，后脑勺不高不低，不偏不倚，正对准钱小红胸部的强力生长范围。男人们顶着一脑壳泡沫，跟钱小红聊来聊去，冲完水，进入头部十五分钟按摩的环节，便闭上了眼睛，脑袋往后靠，直到枕在钱小红的胸上。顾客舒服，老板高兴，就悄悄奖励钱小红，肯定她的价值和能力。

钱小红跟李思江最好，两个人睡的是上下铺。李思江是一个很憨厚的姑娘，纯净，秀丽，可以说就是那深山里的矿泉水，善良得能感化所有坏蛋。

李思江说，钱小红你别出卖色情哦。钱小红扑哧一笑，说，李思江耶，你脑壳不开窍，我睡觉都不要钱，还有什么好卖的？李思江比钱小红小一岁，有一张白净些的苹果脸。

你是处女吗？钱小红问。

李思江不吭声。黑暗中钱小红就翻下床，和李思江挤在一起。别把这些事藏起来，说吧，说出来人才痛快的。

这个……那年……李思江嘴里含着萝卜似的。

你摸摸我的胸。

李思江不敢伸手，钱小红就抓她的手，李思江的手停在局部，然后惊讶犹疑地摸了一圈，说，真的好大。